

學術論文

印中關係的「競合」動力： 政治敵對vs.經濟交往

The Dynamics of “Congagement”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Political Rivalry versus Economic Engagement

Amrita Jash

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印度與中國在目前有著獨特關係。一方面，雙方有限的經濟整合顯示彼此政治利益上的分歧對經濟關係的發展可能有著不利影響；但另一方面，兩個迅速崛起的亞洲巨人之間日漸成長的經濟利益，也顯示商業仍可以在當前相當敵對的關係中成長。此一基於收斂的經濟利益與不同的政治利益的特色，能在印中關係此獨特的研究個案中作出假設：合作與緊張相互平行運作。印中雙邊關係現存合作與競爭的矛盾，可以論述經濟整合有可能在嚴重的政治衝突中存在，因為經濟利益在國家內部強大的政治性質。本文聚焦在兩國之間存在的不同政治與經濟利益，並認為此關係最好的描述為「競和」，因為其中存在競爭與交往。

India and China in the current phase share a distinctive relationship. On one hand, the limited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uggests that divergent political interests can have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economic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rapidly rising Asian giants also suggest that commerce can flourish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very hostile relations. This idiosyncratic characteristic of India-China relations based on their convergent economic interests and divergent political interests posit a unique case study- where both cooperation and tension run parallel to each other. This existing oxymoron of cooperation and contention in the India-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thereby, can be argued on the grounds that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possible in the presence of profound political clash because economic interests are strong politically within states. This paper focuses into the dual existence of these vari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can be best described as that of ‘conengagement’, where there is a coexistence between contention and engagement.

關鍵字：印中關係、印中政治緊張、印中雙邊貿易、競合

Keywords :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dia-China Bilateral Trade, Congagement

壹、前言

印度與中國主宰著被許多人定義為「亞洲世紀」的21世紀全球情勢。這兩個亞洲國家皆是迅速工業化的國家以及興起中的強權。他們是全世界在1991到2010年間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當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2.7%的同時，中國與印度各自有著10.5%與6.5%的平均成長率。¹目前中國的成長率仍維持在7.7%，印度則也有5%。²有著如此成長率，中國已先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出口國、以及第二大貿易國；印度則是第四大經濟體、以及全球主要貿易國之一。基於這些數據，任何一方的領導者都認為兩個亞洲巨人之間的關係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在雙方皆是新興經濟體、兩個最古老的文明、以及彼此為對方最大的鄰國的情況下」。³

在定義印度與中國的關係上，這個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依舊建立在導致1962年軍事衝突的邊界問題所形成的框架上。過去邊界爭議的歷史導致根深蒂固的缺乏信任，使得雙方關係一片空白，進而導致當前關係失去平衡。然而，造成雙方關係的痛苦過去陰影背後，印度與中國已成功重新點燃外交與經濟聯繫。經濟在這重要的雙邊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雙方都視其為兩國關係中的穩定劑。在此背景下，這關係中存在著一個矛盾，那就是雖然雙方都對曠日已久的邊界問題感到不適，以及其他政治利益上的歧異，但在經濟領域的共同利益上仍然有交集。可以說有了此經濟相互依存共同利益，雙方在解決邊界困境的勉強外也有著利益交

¹ “India Calling: India-China Busines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http://en.ccei.org.in/files/India-China-Business-Investment-Opportunities-2013.pdf>

² 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³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舉辦之美—印—中計畫(US-India-China Programme)，於2013年1月18日在北京大使館與印度駐中國大使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個人互動之觀察，以及2013年1月23日在北京外交部與中國官員的正式會晤。

集。因此，此關係存在著地緣戰略的政治衝突、以及有所保留經濟交往的含糊處。

印中關係，這種建立在交集的經濟利益、以及分歧的政治利益為基礎，彼此間合作與衝突又平行運作的獨特之處，提供我們一個獨特的個案研究。印中雙邊關係現存合作與衝突的矛盾，可說明經濟整合可能在國際政治衝突中存在，因為經濟利益在國家內具強大政治特性。本文聚焦在這兩國之間存在的不同政治與經濟利益，並認為此關係最好的描述即為「競和」，因為其中存在著競爭與交往。

貳、印度在印度洋區域的海洋安全挑戰

印度與中國關係存在於政治冷漠的影子下，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雙邊接觸，成為管理雙邊關係競爭或合作時的矛盾。持續不斷的政治摩擦導致經濟利益的阻礙。這種現象得之於長期缺乏信任，輔以雙方互相猜忌彼此意圖。當前印中雙邊關係架構有許多因素加深彼此之間的政治緊張與敵意。上述特徵在兩個崛起的亞洲強權在互動的動態中面臨的挑戰，往造成雙方關係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嚴重的影響。隨著兩國經濟潛力的巨大規模，雙方可能在經濟成長上達到新的高度，以及建立彼此之間更好的關係。但此可能性因為政治上的差距而尚未開發。此關係的約束可經由以下解釋：「印度視中國為主宰地區的潛在威脅，而中國認為印度是亞洲唯一能使用武力阻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的潛在國家，因此無論雙邊貿易增加多少，雙方關係依然存在的猜疑」。⁴因此，這些障礙使印度與中國進入戰略利益的矛盾的二元情況。產生印中關係不合的諸多政治挑戰包括：

⁴ Johan Svensson, *Sino-Indian Relations: Complex Challenges i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Halmstad: C-Thesis from Halmstad University, 2012), p.8.

一、長久的邊界議題

長期以來懸未能決的喜馬拉雅邊界問題嚴重拖累印中關係，包括東段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以及西段的阿克賽欽（Aksai Chin）。此邊界問題讓雙邊在建立政治互信上設下強大限制。經歷數十載的邊界緊張後，邊界問題的嚴重性可以從以下三點分析。⁵首先，即使經過 17 輪的「邊界談判」，⁶兩國依然無法減少之間的分歧。雙邊雖然都同意邊界議題的解決必須符合 2005 年《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中所提出的準則與規範，但該協定至今仍無法提供解決問題的堅實基礎。

其次，在經過 20 多年的相對和平後，邊界再次充滿著不穩定的軍事情勢。中國沿著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 LAC）入侵的次數在最近也逐漸增多。例如近期 2013 年 4 月中國入侵拉達克（Ladakh）的達普桑谷（Depsang Valley）。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排，共 50 人進入印度聲稱的領土：陶貝奧迪（Daulat Beg Oldi）段的柏瑟（Burthe）達 19 公里遠，未撤退之餘還在當地停頓紮營。⁷近 20 天的對立讓印度與中國差點在拉達克未定邊界上發生軍事衝突。而最近一次，在中國主席席近平首次訪問印度（2014 年 9 月 17 至 19 日）進行高層會議之際，在拉達克東段的楚瑪爾（Chumar，中稱楚木惹）發生的 16 天軍事對峙，⁸讓印中關係「莫迪—習

⁵ Kanti Bajpayi, "India-China: the shadow of the future,"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12/629/629_kanti_bajpai.htm

⁶ 1981 年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成為新任總理後與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在印度會晤，兩國達成設立「邊界談判」以解決邊界問題的傳統。自 1981 到 1987 年共舉行 8 輪次長級會談，但 1986 至 1987 年間印度與中國在桑多洛河谷(Sumdorong Chu Valley)發生的軍事衝突表示上述談判未能帶來解決問題。直到 1988 年拉吉夫訪問中國，將邊界談判提升等級，並從 1988 年至 2003 年舉行 15 輪。2003 年至 2014 年，印度與中國開始派遣特別代表參與談判，共舉行 17 輪。

⁷ Atul Bhardwaj, "The China India Relationship: A Possible New Paradig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8, No.20 (2013), p.12.

⁸ Rajat Pandit, "India, China set to end 16-day Chumar stand-off by Saturday,"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China-set-to-end-16-day-Chumar-stand-off-by-Saturday/articleshow/43467644.cms>

近平」的外交接觸出現波瀾。

第三，雙方都在邊界上增強軍事力量。中國已在邊界部屬 30 萬兵力，⁹ 印度亦於比鄰中國的地區部屬 20 至 22 萬兵力。¹⁰ 中國也在西藏建設大規模基礎設施，能夠快速移動大量軍事單位至實際控制線上，並能夠轉移其東風 21 型 (CSS-5) 導彈至西藏。另一方面，印度也升級在阿魯納恰爾、錫金、與北拉達克的軍事部屬，以避免中國奪取土地；印度也計畫在沿喜馬拉雅開闢新道路、跑道、先進的降落站等，以增強其後勤能力。¹¹ 也有報導印度在東部部屬蘇愷 30，以及將烈火二型 (Agni II) 與大地三型 (Prithvi III) 飛彈移至邊界地區。¹²

因此，無論是新德里或北京都對其主張更有信心，並傾向在未來談判中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作為他們增強軍事現代化以及深化民族主義情緒的結果。中國軍隊被指控多次穿越實際控制線、以及對印度阿魯納恰爾與喀什米爾公民的「另紙簽證 (Stapled Visa) 議題」，都進一步促進印度增強對中國威脅的認知。由此，上述議題使得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有如印中關係上的一根刺。

二、西藏因素

西藏是印中關係不和諧的核心因素。這是一個顯著的安全問題。對印度而言，西藏是作為與中國之間的緩衝國。如同 Arun Shourie 指出：「印度

⁹ Nicholas Clement, "A Sino-Indian conflict of Himalayan proportions,"

<http://atlanticsentinel.com/2012/08/a-sino-indian-conflict-of-himalayan-proportions/>

¹⁰ 數據來自尼赫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Srikanth Kondapalli 教授接受 Abhilash Roy Nalpathamkalam 訪問時提供之數據，詳見：Abhilash Roy Nalpathamkalam, "Cooperation without trust: India-China relations today,"

http://www.academia.edu/2024412/Cooperation_without_trust_India-China_relations_today

¹¹ Brahma Chellaney, "Rising Powers, Rising Tensions: The Troubled China-India Relationship,"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No.2 (201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chellaney.net/2013/01/03/rising-powers-rising-tensions-the-troubled-china-india-relationship>

¹² Bajpayi, *op. cit.*

的安全，與作為緩衝國的西藏存在、生存、以及西藏文化與宗教的生存與強化密不可分」。¹³西藏也作為中印戰爭核心因素，「即使在 1962 年的衝突，包括毛澤東等中國領袖，都承認衝突並不是為了邊界與領土，而是為了西藏」。¹⁴印度因此能夠打出「西藏牌」（達賴喇嘛與數千名西藏難民在印度的存在）間接對北京施壓，亦如中國對印度打「巴基斯坦牌」一樣。¹⁵對中國而言，「西藏」在與印度的關係中具有戰略優勢。中國在西藏的大型基礎建設，包括新的鐵路、機場、高速公路，給予其戰略優勢地位，能夠快速移動更多軍事力量到達邊界以打擊印度。¹⁶中國與印度在西藏的競爭源自於印度的模糊性：一方面印度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印度依然承認西藏獨立勢力。¹⁷這讓中國持續關注達賴喇嘛在印度的情況，認為這如同（新德里持有）一把匕首朝向中國南方的軟肋。¹⁸

除了對雙方的傳統安全議題外，西藏現在成為非傳統議題中水資源稀少的爭議所在。西藏高原是布拉瑪普特拉河的水源，該河亦是印度重要水資源來源。大約有十數條重要河流源自西藏喜馬拉雅地區，根據聯合國數據，印度由此取得年水量 1.911 兆立方公尺中的 1/3。¹⁹中國憑此優勢，正在西藏高原進行大規模跨流域與跨河流的運水計畫。中國計畫在雅魯藏布江上游興建三峽大壩兩倍規模的水壩。這些基礎設施計畫可能減少國際河

¹³ Arun Shourie, "Digging Our Head deeper in the Sand,"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digging-ou-head-deeper-in-the-sand/443896/>

¹⁴ R. S. Kalha, "Tibet as a Factor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6, No.4 (2012), p.7.

¹⁵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94.

¹⁶ Chellaney, *op. cit.*

¹⁷ Wu Lin and Li Fujian, "India-China Relations: How Can They Be Improved? Part One: A View from Beijing,"

http://www.futuredirections.org.au/files/FDI_Strategic_Analysis_Paper_-_09_Sept_2013.pdf

¹⁸ Bajpavi, *op. cit.*

¹⁹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Countries, Regions,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s," 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countries_regions/index.stm

流流入印度。²⁰

因此，持續擱置領土爭議情況下，對布拉瑪普特拉河的爭議使西藏成為印中之間新的政治摩擦來源。可以說西藏問題要能夠解決，只能在西藏成為兩國之間的政治橋梁，而不是作為讓兩邊能夠根據各自優勢武裝自己對對方的戰略工具。

三、巴基斯坦因素

中國與印度鄰居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誼」是印度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中的嚴重阻礙。這是印中關係的歷史包袱，也加劇雙方互相猜忌。原因在於不對稱的關係，即中國與巴基斯坦保有準聯盟狀態，而印度與巴基斯坦則有著敵對關係。這形成了區域的平衡遊戲，中國視巴基斯坦為對印度的戰略圍籬。對中國而言，巴基斯坦扮演著對印度的低成本的次要嚇阻；對巴基斯坦而言，中國則是其對印度安全上的高身價擔保人，因此對印度而言在任何方面都產生了安全顧慮。²¹

中巴友好關係對印度而言，更大的擔憂在於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核子與飛彈技術援助。²²中國在加強巴基斯坦常規武器、飛彈與核子能力上所扮演的角色，對印度安全影響特別顯著。因此，印度大多觀察認為中巴戰略夥伴乃專門針對印度。其他關注的因素包括中國協助印度的西方鄰居在巴控克什米爾地區建設道路與發電廠。另外印度對中國的擔心還要加上中國強化巴控克什米爾地區的巴基斯坦軍事、以及巴基斯坦支持的反印度武裝組織。因此，基於這些嚴重的安全問題，印度堅決不贊成中國援助巴基斯坦在印巴爭議地區上的開發項目與基礎設施。²³

²⁰ Chellaney, *op. cit.*

²¹ Jamal Afridi and Jayshree Bajoria,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http://www.cfr.org/china/china-pakistan-relations/p10070>

²² David M. Malone and Rohan Mukherjee, "India and China: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52, No.1 (2010), p.146.

²³ Tanvi Madan, "Ind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Potentially) Ugly,"

對中國而言，此戰略意在利用與巴基斯坦關係的強化，保持對印度的政略壓力。在中國得到原查謨喀什米爾公國 1/5 的控制、以及在巴控喀什米爾新出現的軍事活動痕跡的情況下，印度現在需面對中國軍隊出現在其控制的喀什米爾的兩翼。²⁴另一個對印度安全領域的影響，在於中國「珍珠鍊戰略」中巴基斯坦的因素。²⁵此戰略被評為北京試圖在印度洋建立一系列的海軍前哨站，並被假設目標為在印度海軍的戰略後院中鞏固中國影響力（如同北京在南海議題上的邏輯）。²⁶巴基斯坦在印度洋極具戰略性的瓜達爾（Gwadar）港就成為了中國包圍印度的要點。

因此對印中關係的影響而言，中巴關係將會一直作為中印關係上的刺激。問題在於雖然中國當前在克什米爾議題上不再支持巴基斯坦，但直到可預測的未來亦不會贊同印度的立場，²⁷進而使印度的不信任感不斷增長。上述因素強烈的烙印在印—中—巴關係中，讓印度與中國之間關係的裂痕被輕視。

四、印中關係的美國因素

在印度—中國—美國之間存在著不安定的三角關係。普遍認為印度和中國與美國的戰略連結中，在雙邊戰略平衡上有零和效應。²⁸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3/10/08-india-china-relations-madan>

²⁴ Chellaney, *op. cit.*

²⁵ 2004 年國防承包商博思艾倫漢密爾頓(Booz Allen Hamilton)諮詢公司發布《亞洲能源未來》報告，吹皺印度洋一池春水。根據該報告，中國在印度洋沿岸海港的投資可能用以作為海軍基地網絡自南中國到巴基斯坦的的延展。詳見 Virginia Marantidou, “Revisiting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 Pla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Security Implications,” *Issues & Insights*, Vol.14, No.7 (2014), p.3.

²⁶ Zachary Fillingham, “China-India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http://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china-india-relations-cooperation-and-conflict-4798/>

²⁷ Mehraj Uddin Gojree, “India and China: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2, No.8 (2013), pp.48-54.

²⁸ B. Raman, “The Danger of the India-China Hysteria,”

<http://news.rediff.com/column/2009/sep/08/the-danger-of-the-india-china-hysteria.htm>

被這樣認為是因為美國在美印新的戰略夥伴關係中的投入，以核子協議與更深度的軍事合作為象徵，都影響中國與印度關係的發展軌跡。中國關切印度與美國戰略關係深化，因其可能產生對北京地緣政治不利的後果。有看法認為印度可以做為制衡北京、乃至在圍阻中國上扈從美國的角色。北京也認為中國被排除於美國任何將印度納入亞太地區的舉動。例如中國媒體對 2003 年「亞洲版北約」構想的強烈反應，以及抨擊 2007 年 4 月美國—印度—日本—澳洲四國聯合海軍演習。²⁹因此，印美戰略夥伴關係雖然沒有正式的軍事同盟條約，但對中國將是戰略上的惡夢。有了這地緣戰略合作，中國政策制定者相信印度將美國被培養成為新的日本或澳洲，此一想法在隨後的安全協議以及數十億元的軍事交易後，更進一步獲得強化。³⁰

在另一方面，對印度而言，對於華府與北京的戰略關係也存在著強烈不安感。印度一方擔心隨著中國崛起，中美兩國的夥伴關係更為強大，印度將在美國亞洲外交上被邊緣化。這可由美國經濟利益現在與中國更為緊密交織在一起，幾乎排除尋求孤立或對抗北京的政策反映出。即使在民主議題上，美國也更偏好教訓其他獨裁者，甚於中國這個世界現存最大且最悠久的專制國家。³¹印度對美國的不滿反映在華府支持中國作為南亞和平進程的推動者，進而使印度與中國和解。³²因此，印中關係的美國因素具有較強的戰略效果，使印中雙邊關係產生零和效應。

五、在印度洋與南海的利益重疊

除了長期爭議的核心外，海洋區域成為印度與中國之間新戰場。當中國嘗試通過包圍印度而進入後者主宰的印度洋區域時，印度也逐漸增加在

²⁹ Zhang Li, "China-India Relations: Strategic Engagement and Challenges," <http://www.ifri.org/downloads/asievisions34zhangli.pdf>

³⁰ Chellaney, *op. cit.*

³¹ *Ibid.*

³² "A 'Goodwill' Joint Naval Drill?," http://en.people.cn/200704/21/eng20070421_368521.html

南海的存在並朝向更廣闊的亞太地區。兩國的舉動都在尋求進入對方影響力範圍。在此戰略舉動中，印度與中國的動機可以分為追求經濟收益、建立影響力範圍、或是制衡舉動。

印度洋已經成為中國在海權與安全利益上的優先項目。是中國安全利益算計上的焦點，包括海外能源與貿易海運。中國能源供應的 70% 通過印度洋海域運輸，包括馬六甲海峽作為主要戰略關卡。因此中國的印度洋利益在於確保其海上通道不受任何阻礙，這也被稱作「麻六甲困境」。³³ 至於對印度而言印度洋是其影響力的守備範圍，中國感覺其印度洋地區的安全成為了印度海洋戰略的人質。因此中國被稱為「西進」的印度洋政策，通常被指為「珍珠鍊」戰略，其旨在包圍印度。這些珍珠包括：瓜達爾（巴基斯坦）、漢班托塔（斯里蘭卡）、吉大港（孟加拉）、實兌（緬甸）。

另一方面，印度在南海的利益也逐漸成長，南海是中國的影響力範圍，也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協（ASEAN）成員爭議所在。印度在南海的利益包括其貿易主要通過海運（每年世界商船有一半以上航經南海地區），因此印度對於維持船隻在其視為國際水域上自由航行有其利益。南海也攸關印度能源利益賭注，例如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Oil and Natural Gas Corp, ONGC）在越南沿岸合資進行的石油探勘。最後，南海是印度「東望政策」的核心，設想深化與東協國家政治、軍事、經濟關係。³⁴

印度與中國在各自領域冒險的戰略舉動可以視作印中利益的重疊，讓兩國在各自影響力範圍採取競爭態勢。由於賭注對雙方都頗高，因此印度洋海域與南海成為印度與中國競爭利益的新場所，帶給兩國關係新的挑戰。

上述這些因素反映印度與中國之間存在的競爭與複雜性，在這兩個興

³³ Ian Storey, "China's 'Malacca Dilemma'," *China Brief*, Vol.6, No.8 (2006),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3943&tx_ttnews%5BbackPid%5D=196&no_cache=1#.VISItGVJQc

³⁴ Fillingham, *op. cit.*

起的亞洲國家之間造成長期不合。政治利益的分歧一直在兩國經濟與社會關係上產生不利影響。

參、印度與中國的經濟交往

除了政治上明顯的緊張局勢外，印度與中國多年來日益成為強大的貿易夥伴。自 1991 年以來經濟夥伴關係減少雙方之間的緊繃，並且越過政治摩擦。兩個亞洲迅速崛起的強權之間經濟利益成長，表示即使政治利益矛盾的情況下，商務依然能蓬勃發展。

印度與中國關係之間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其蓬勃發展的經濟聯繫。印度和中國都預期經濟上互賴將是其雙邊關係改善的主幹。印度在 1993 年成為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自此雙邊貿易在數年間快速成長。雙邊貿易巨幅的成長可從 1988 年只有 1 億美元，到 2011 年的 739 億美元。³⁵ 雙邊貿易在 2000 年首次飛躍性成長至 29.2 億美元，在 2004 年更大幅增加至 100 億美元，隨後在 2005、2007、2008 年則分別成長至 187 億、380 億、518 億美元；除了在 2009 年，受到全球經濟增長減緩的影響跌至 432.7 億美元。³⁶ 在此高漲情況下，中國對印度出口額達到 318 億美元，印度進口至中國則是 202.8 億美元。隨著這些經濟成長，印度與中國曾預計在 2010 年達到 600 億美元，³⁷2010 年 617 億美元的貿易額³⁸以及 2012 年破紀錄的 665.7 億美元則達到了這目標。³⁹在 2013 年，中國對南亞國家的貿易額從 2006

³⁵ Wu and Li, *op. cit.*, p.2.

³⁶ Embassy of India, Beijing, "India-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DynamicContent.aspx?MenuId=3&SubMenuId=0>

³⁷ 中國出口比起 2007 年增長 31%，印度進口則成長 38.7%。詳見：
"Ambassador Zhang Yan Relives China-India Relations," http://china.org.cn/opinion/2010-03/28/content_19702391_2.htm

³⁸ Ananth Krishnan, "India-China Trade Surpasses Target,"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indiachina-trade-surpasses-target/article1129785.ece>

³⁹ "India-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op. cit.*

年的 350 億美元，到達 1,000 億美元；其中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額在這 1,000 億中占有 654.7 億。⁴⁰這使得雙邊貿易成為兩國關係間深化交往唯一可見的標誌，雙方政府都以此做為象徵，以表示他們加強更緊密的聯繫以及外交努力的成功。

在這雙邊關係中，經濟交往有著顯著的成果。中國在 2008 年超越美國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當然也超越日本成為印度在東北亞最大貿易夥伴。印度也成為中國主要貿易夥伴，目前排名第七。雖然 2009 年世界金融危機使貿易額下降為 432.7 億美金，但 2011 年再度達到最高點的 739 億美金。隨著日益密切的貿易關係，雙方在相互投資上也向上提升。在 2011 年 12 月，中國在印度投資累積達到 576 億美元，至於印度在中國投資累積也有 442 億。⁴¹雙邊投資也有著積極的發展。由於印度與中國貿易有著顯著增加，以及過去數據與印中貿易未來的潛力，雙方領導人設定了極有雄心的目標：2015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1,000 億美元。

從貿易數據的上升趨勢，亞洲兩大崛起強權間經濟互賴的成長可說極具信心，能夠作為將雙方敵對的灰色地帶，改變成合作與整合關係的催化劑。

一、印中雙邊貿易和投資的經濟展望

印度與中國的雙邊貿易與投資已被許多參與者制度性結構化。首要參與者是部長級的印度—中國經貿科技聯合小組會議；次長級的聯合研究小組；以及司長級的聯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 JWG）。聯合工作小組主要在最前線工作，促進雙邊貿易與商務。聯合工作小組也得到代表商界利益、非國家部門的聯合商務委員會支持。

至於其他影響體制的因素，避免兩國雙重課稅的貿易協定是經濟交往

⁴⁰ “India’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mounts to \$9 billion in Jan-April,”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Indias-trade-deficit-with-China-mounts-to-9-billion-in-Jan-April/articleshow/36259402.cms>

⁴¹ Wu and Li, *op. cit.*

的支柱。這個機制安排三層運作：避免雙重課稅的機制、提供最惠國（Most Favored Nation, MFN）待遇給另一方海上貿易貨物、以及打擊毒品和武器走私。⁴²這些制度機制提供中國與印度之間加強經濟交往的平台。

（一）雙邊貨物與服務貿易

中印雙邊貿易無論在進出口量以及成長百分比都在逐步增加。印度對中國的出口總體傳統上以初級以及資源類產品為主。出口總體的主要內容包括鐵礦石、鋼鐵初級或半成品，另外還有機械儀表、塑料製品、加工的礦石、棉紗等。至於中國出口至印度主要以電子產品和有機化工原料為大宗。其他還主要出口包括紡織品（絲綢紗線與製品）、化學纖維、光學攝影與醫療儀器等，另外也有鋼鐵製品。

兩國之間的貨品出口性質相當多樣。對印度而言，其產品主要以初級或次級產資源產品為主；中國出口則較為多樣性，包括原料加工項目、低中技術產品等。隨著不斷增加的經濟聯繫，在雙邊貿易上反映出多樣化的趨勢，例如近年來汽車零件、醫藥、以及機械項目的出口。

（二）印中雙邊投資

服務業是印中雙邊貿易另一個重要競技場合。此部門在兩國 GDP 比重都佔有相當大一部分（中國約 30%、印度約 50%）。目前中印雙邊投資相較其經濟規模雖不大，但正逐步上升。這主要由雙方的企業依照貿易利益在特別領域進行運作。

在中國運作的印度公司主要投資在鋼鐵、紡織、汽車零部件、IT 培訓、軟體解決方案與教育、醫藥、以及像是餐飲、娛樂、文化、與銀行等服務業。例如印度公司設立的企業或子公司包括：在 IT 培訓/教育業，以 APTECH 和印度國家訊息技術學院（NIIT）為兩大主要在中國設立專營權的印度公司。軟體業方面，Infosys、塔塔顧問（Tata Consultancy）、Satyam、和

⁴² Amardeep Athwal, *China-India Relations: Contemporary Dynamics* (Oxon: Routledge, 2008), p.88.

Wipro 是在中國設有辦事處以及研發中心的主要企業。製藥方面，Ranbaxy、Aurobindo、Matrix Pharma 以及 Dr. Reddy 實驗室是主要投資者。銀行業方面，印度國家銀行(the State Bank of India)、Baroda 銀行、旁遮普國家銀行(Punjab National Bank, PNB)、以及 ICICI 銀行皆在中國設有代表處。製造業部份，Sundaram 緊韌體有限公司(高紡織扣件)、Aditya Birla 集團(碳煙製造)、以及信實集團(Reliance Group)在中國都有業務設立。⁴³除了上述主要企業外，其他企業集團也在中國有事業開發。

中國在印度的服務業投資大致在貿易以及 IT 相關研發上。在電信、冶金、運輸、電子設備、金融部門都有合作項目。例如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中國冶金進出口總公司在印度皆設有代表處。中興通訊(ZTE)、TCL 集團、海爾、華為在印度都有軟體研發中心。⁴⁴許多中國公司在印度都成立開設專案辦公室，包括中國中鋼、首鋼國際、寶山鋼鐵、三一重工、中國東方國際、中國水電集團等。多家中國公司也參與電力項目的工程承包計畫，例如上海電氣(在印度僅次於 Bharat 重電(BHEL))、瀋陽電氣、和東方電氣。⁴⁵

經濟貿易與投資的成功可經由兩階段了解：首先是 Karol Bagh—廣州階段，在這裡與印度其他商圈都可以看到大量來自中國製造中心的廉價商品；其次是孟買—上海階段，兩國較大的企業開始從事貿易。⁴⁶在此方面，雙邊貿易主要有兩個核心角色：地方小規模企業群體以及更大的工業巨頭。

在此商業金字塔中，小企業群體成為基礎以及貿易核心。在這經濟交流中，印度與中國的小企業主和貿易者看見機會，並開始進行經濟接觸，使印度市場出現大量價格優惠的中國產品，像是手機、鞭炮、甚至是印度神

⁴³ Ibid.; Zhang, *op. cit.*

⁴⁴ Athwal, *op. cit.*, p.88.

⁴⁵ Keshav Chandra Ratha and Sushanta Kumar Mahapatra, "India-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Confronts and Prospects," *Amrita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 No.124 (2012).

⁴⁶ Samir Saran, "The Curious Case of India and China," <http://india.blogs.nytimes.com/2013/10/28/the-curious-case-of-india-and-china/? r=0>

明的偶像。在頂端則是孟買與上海等商業中心的大規模企業在此關係中增值。印度公司主要在電力、電信、與製造領域的高價值設備採購提供具競爭力的價格，甚至在中國提高商業貸款優惠利率。中國商業機構對投資印度製造業則感到興趣，並且在成長中的印度消費市場尋求更大的佔有率。因此，雙方的商業群體都在經濟交往上基於其機會與需求附加價值。

雖然雙邊投資接觸有限，但服務業在增進兩國投資上具有潛力。由於商品貿易以及投資的經濟利益是藉由相互需求與機會驅動，因此即使在當前強烈政治爭議的情況下，仍建立起對兩國能夠達到其經濟目標的平台。這是因為經濟利益對於兩國政治都相當重要。

二、印中雙邊貿易與投資的經濟約束

根據以上數據，顯然在過去十年間雙邊貿易出現超過各方預期的大幅度成長。但相反的，成為雙邊經濟的約束的令人不安趨勢也存在著。在這經濟關係中，當前印中經濟交往的情況，其動態並不符合這兩大國的經濟規模。這是因為雖然有機會能夠拓展其市場規模，沒有一方曾完全探索在另一方可用的市場機會。在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印度與中國都是亞洲崛起的大國，人口統計也讓兩國成為世界最大市場，但這些優點之外兩國之間缺乏經濟整合。這兩國都具有非常高的潛力尚待開發。這欠缺部分可經由兩個遏止經濟潛力的關鍵要素明白：首先，兩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的整體貿易量不足，補以大量且增加的貿易不平衡；其次，雙邊投資的缺乏。

在第一個情況，貿易赤字不斷增長與經濟成長的擴大同步出現。這讓人感到印中蓬勃發展的經濟交往有漸行漸遠的特性。可以說，印度與中國出口的不平衡，其成長速度比雙邊貿易量還要快。⁴⁷在此雙邊貿易中，貿易赤字的傾斜現象顯而易見，對印度一方的隱憂大於對中國一方。⁴⁸從以

⁴⁷ 例如在 2010 到 2011 年間貿易成長為 20%，但同期貿易赤字達到 35%。

⁴⁸ “India-China Trade Declines by over 10% to \$66.47bn in 2012,”

下數據可以解釋印度貿易赤字增長的情況：2008 年印度貿易赤字為 111.8 億美元，2009 年為 158.7 億，2010 年達到 200.2 億。⁴⁹這些數據可以表示印度出口至中國每一美元，就從中國進口三倍，其出口，從而導致到 2012 年 3 月的貿易赤字達到 400 億，是印度 GDP 的 2%。中國佔印度全球貿易赤字 1/5，其中不包括石油。隨著最近印度盧比價值不斷下跌，赤字因為國際收支的爭議而擴大，讓雙邊貿易更為畸形。

此貿易赤字可歸咎於兩個大量消費者國家之間雙邊貿易量的不平衡。輔以印度出口中國內容也讓貿易赤字上升。今天印度出口中國的主要產品是低附加價值的初級產品，且不能保證未來性：例如原物料、主要礦物、棉花等。至於中國出口則包括製造加工以及增值產品，像是電子與機械產品。⁵⁰這可以印度產品在中國市場缺乏競爭力，以及印度沒有生產中國想要購買的產品解釋之。因此，印度希望在此雙邊貿易不平衡中尋求平衡而對其有利的選項，是可能增加對中國的出口。這可經由發展其工業能力，並開始生產中國市場需求的產品來達成。印度製造業變得更具成本效益，以及出口更多樣化。在這方面，機具械、醫藥、汽車零部件、農產品、有機和無機化學製品、以及乳製品都是印度可以積極參與並加強貿易的領域。

赤字問題在雙邊貿易中另一項重要層面，在於當赤字增加，印度加強貿易主義保護措施的危機也增強。印度保護主義動力源於：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條款的缺乏、印度對中國進口的重稅、中國企業簽證問題等。上述因素使得貿易繁榮顯得似乎微不足道。

貿易不平衡的第二方面是中國與印度之間投資的缺乏。從 2008 年數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India-China-trade-declines-by-over-10-to-66-47bn-in-2012/articleshow/18101865.cms>

⁴⁹ Vidya Nadkarni, “The Paradox of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Enduring Rivalry, Burgeoning Trade,” paper presented at 2011 CIPSS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Political Economy,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Canada.

⁵⁰ Pallavi Aiyar, “Sino-Indian Trade: Growing Concern,”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tp-opinion/sinoindian-trade-growing-concern/article1900289.ece>*

據表明，印度對中國的投資上升到 4 億美元，而中國對印度的投資也來到 2.5 億。⁵¹雖然投資在這些年來有所增加，但相較印度和中國各自與其他國家的投資關係，仍然是有限的。在印度有著對於進入中國市場和對印度勞工的待遇的抱怨、擔心中國在印度投資「戰略」部門、中國公司濫用簽證以及對中國勞工限制的指控。⁵²

很顯然地，印度在中國有著龐大的投資，反之亦然。大多數印度大企業在中國有投資，範圍從 IT 教育/諮詢、醫藥、到銀行服務等。⁵³至於中國在印度的投資主要在電子和家用電器領域。這解釋了兩個成長中的亞洲經濟體之間雙邊投資缺少的性質。合作也受到「信賴因素」的阻礙進而缺乏，輔以雙方共有的畏懼：印度擔心中國要挑戰其全球軟體出口國的地位；中國則擔心印度會成為主要製造中心。⁵⁴

因此在印度與中國經濟交往的案例中，顯示出其前景與約束。在快速成長中的經濟交往有著興起的熱經濟。雖然貿易的性質仍然非常有限、加上貿易不平衡的擔憂、附以有限的雙邊投資，但總體而言，經濟成為印度與中國積極交往的領域，兩國都承認經濟在雙邊關係中的主導地位。經濟交往的有限程度顯示出在擴大貿易與投資上有著巨大潛力。這巨大潛力顯示在印中政府對於 2015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1,000 億美元的共同願景上。

三、印度與中國衝突和交往的平衡

了解競爭與交往共存矛盾的理論主要有兩個。一方主要認為具有政治利益衝突的國家，相較其他國家，會減少與前者貿易。這是基於認知領土爭議、政治交往衝突、未來軍事衝突預期，與有限商業整合的關聯。至於

⁵¹ Chen Deming, "Indian and Chinese Destinies are Tied Together,"

<http://archive.financialexpress.com/news/indian-and-chinese-destinies-are-tied-together/568337/1>

⁵² Madan, *op. cit.*

⁵³ Zhang, *op. cit.*

⁵⁴ Gareth Price,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Research/Asia/bpchinaindia0507.pdf>

在另一方，也認為國家具有相同政治利益，相較其他國家，會增加與前者貿易。⁵⁵上述兩個論點是在連續中的任一端。在印度與中國關係的複雜情況中，雙方的觀點都是有效的，在當前雙方有限的交往，但交往儘管在政治分歧中又有著持續的成長。

在印度與中國有限的經濟交往中，領土衝突的歷史似乎讓雙方商業交流的前景變得黯淡。印度與中國在 1962 年進行了一場邊界戰爭，但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還是引起國家之間安定的差異。但在主權議題的政治利益差距上，雙方都表現出不願解決邊界困境的趨同性。在不願挑戰未定邊界的現存狀態下，兩邊領導人都同意以下事實：長久以來的邊界問題不應該作為成長中雙邊關係的阻礙。相反的，他們主張應該忽視邊界問題，以為發展和經濟關係深化著想。因此，兩國領導人將重點放在當前的利益，而不在長期且棘手的問題上。⁵⁶

問題的關鍵在於要雙方要相互集聚在互利合作上，由此能夠嘗試找到建設性的解決方案。⁵⁷下列範圍的共同利益支持此方案：首先，印度與中國皆是快速成長的經濟體；其次，各自人口一大部分仍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中；第三，國內對於勞動標準、食品安全、移民、能源安全的關注；第四，國際對氣候變化、世貿組織談判、以及其他議題的關注。這些共同悲劇的相似問題，提供印度與中國合作的共同點。⁵⁸如果在這些共同點上行動，將有助於縮小困擾雙邊關係現存狀態的政治歧異。雙方有越來越多嘗試，希望恢復「中印親兄弟」(Hindi-Chini Bhai Bhai) 這個長久以來被掩蓋的主張。

在這合作與衝突的複雜矩陣中，印中關係需要更細緻的解釋，因為經

⁵⁵ Scott Krastner, "When do Conflicting Political Relations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1, No.4 (2007), pp.664-688.

⁵⁶ 2013 年 1 月 18 日在北京大使館與印度駐中國大使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個人互動之觀察，以及 2013 年 1 月 23 日在北京外交部與中國官員的正式會晤，詳見註 3。

⁵⁷ 2013 年 1 月 23 日在北京外交部與中國官員的正式會晤，詳見註 3。

⁵⁸ 2013 年 1 月 18 日在北京大使館與印度駐中國大使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個人互動之觀察，詳見註 3。

濟合作不能解釋安全困境。合作的共同點假設經濟是相互存依的。在經濟互賴中有另一個轉變，雖然貿易有限，但在這幾年一直持續增長。不斷成長的經濟交往能在數字上，2010年達到730億美元的驚人的貿易量評估，而忽視1962年中印戰爭、印度1998年核試爆以來餘下的緊張局勢。因此，這表明儘管兩國關係間持續的政治緊張局勢，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經濟互賴自2000年之後已經萌芽發展。中國是印度最大貿易夥伴，以及印度是中國最大消費市場之一的事實即為一例。

因此，要進一步加強經濟互賴，印度與中國領導人訂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2015年貿易量要達到1,000億美元。擴大經濟互賴的共同利益完全否定「具相同政治利益的國家間，往往比和其他國家有更多貿易」的論述。在此，儘管兩國在政治利益上的分歧，但依然逐步擴大其貿易。因此，印度和中國領導人皆樂觀地認為貿易量的成長能夠提供國家之間穩定性的保障。

雖然經濟互賴在印中關係中有著正面評價，但事後而論，此合作行為是與崛起亞洲強權的競爭利益平行運作。在經濟合作同時，兩國競爭行為的也更為強化。例如中國在印度洋區域擴張利益、印度與中國皆發展其海軍、印度在南海的交流、中國的「珍珠鍊戰略」、巴基斯坦與西藏的困擾、美國重返亞洲等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導致印度與中國基於在全球領域上相同抱負所形成的利益競爭逐漸成長。

因此，印度與中國，兩個亞洲強權間存在的合作與競爭並行。雖然經濟互賴讓他們合作並成為樂觀的夥伴，但互相衝突的政治利益也使他們成為競爭與悲觀的對手。所以要定義這個經濟互賴且又具政治衝突的複雜關係，最好的解釋為「競和」，基於其衝突與交往相混和的關係。

整體而言，雙方對共同利益與合作的要求，相對於競爭意圖，留下許多無法解釋的部分。雖然在經濟上雙方的相互依賴逐步增加，但相對於印度和中國經濟的龐大規模，貿易量則相對較小。此外穩定的貿易不平衡，使印度得到顯著的貿易赤字。

肆、結論

總結前面所述，可以斷定印中間的互賴與其兩國的穩定，之間的聯繫依然維持爭論。在以下兩個變數之間沒有直接關係：一方面，印度與中國都參與能夠互利之共同利益的領域；另一方面，兩者又在具共同抱負的權力架構中競爭。所以，逐漸融合的經濟利益與分歧的政治利益，造成在印中國家關係上合作與競爭同步進行。因此，印中關係中競爭和交往的矛盾複雜性，可以解釋為在國際政治緊張局勢，經濟整合存在於其中，因為經濟利益對於兩國都具政治強度。這使得印中關係可以被定義為「競和」。但對雙方很重要的是跨越競爭與交往的狀態，並以全方面向探索雙邊關係，因為這個重要的雙邊關係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性。

（譯者：李燁）

